

黑

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

澤

明作

明

黑澤明动感作品集

(第一辑)

作

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

品

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

集

厚 黑 侠



延建人民出版社



医药学院610 2 00913222

黑泽明动感武侠作品集（第一辑）／延边人民出版社

厚黑侠

中

第十章 美人迷

银子筹不出来，他这辈子恐怕只有在大牢里度过了。

走在田间陌首，小马一颗心纠结得如一团乱麻。

蓦然回首。

他又看到了两名大汉远远在后缀着，心头之火不觉陡生。

他加快了脚步，有一种作弄对方的念头浮现。

那两名大汉一见小马加快脚步，不觉也如飞追蹶，大有上山入海都不放过对方的味道。

三转两转，小马也不知道怎么转到了山野里来。

虽然甩脱了后面的跟踪者，出了一口怨气，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眼见十天期限只剩三天，小马就烦恼得想找一棵大树自求了断。

不在意地瞄了一下前方枝叶茂盛的古松一眼，小马猛古丁便跳了起来。

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定睛一看。

没错，那颗古松上面的确挂着一个人。

小马三脚两步冲到树下，一个纵身，人已来到树顶。

当他小心地把那人从树上抱下后，才发现那个人身上恐怖的创伤，还能活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怎么会跑到树顶的？

小马抬头看了看陡直如刀削的崖顶，口里不禁叫了起来：“我的老天，这个人该不会从那崖顶上面跳下来的吧！”

眼见那个人全身血肉模糊，一张脸也因树枝刮伤而变得面目全非，小马探了探他微弱的鼻息，不自禁地摇头道：

“老兄，你想死还有很多方法，从几百丈高的崖顶往下跳，乖乖，你还真够种。”

把那个人摆平在地上，小马站了起来就要离开。

他并非见死不救，而是他明白一个想死的人就算这次救活了他，他还是会死。

毕竟人若想死，是谁也救不了的。

他走了两步，忽然又停了下来

“干，这个人好象不是自己从崖上跳下来的。”

急速回身，小马快步又回到晕迷不醒的那人身旁。

他检视了一下那人身上的伤口，不禁皱眉自语：“创伤？看样子我想错了，这家伙敢情不是自己找死……”

既然人家不是自杀，小马可不敢再担搁，连忙抱起那人飞奔而去。

阡陌之旁，农舍数间。

小马送走了从城里头来的大夫，谢过了农舍的主人，

就来到那个全身裹得像粽子似的人床旁边。

那个人已醒转过来，他看到小马走近，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小马叫了起来道：

“我的天，你还笑得出来？”

那个人孱弱无比道：“我……我一想到我还活……活着，就忍……忍不住想笑……”

“神经病。”

小马嘀咕一句道：“大夫说你断了两根肋骨，身上还有十二处刀创伤，最严重的一处在上腹部，连肠子都跑了出来，能不能活，还必须看未来三天的变化，等这三天的危险期过了再笑不迟。”

那个人喟叹一声道：

“想……想不到会是你救……救了我。”

小马一怔。

他听出了对方话中有话，不觉道：

“听你的意思好……好象认识我？”

那个人点头道：“怎……怎么？你……”

小马望着那人脸上涂满了药膏的脸，他轻轻一笑道：“阁下现在的样子，鬼都认不出来。”

那个人道：

“我……我叫萧子敬……”

小马还是摇头道：“没听过。”

萧子敬道：“我再提个地……地方，展抱山庄。”

小马想了一下忽然道：“我想起来了，有一天晚上我

送花……你说你是谁？”

“萧子敬，展抱山庄的庄……庄主……”

在江湖上混的人没听过展抱山庄这四个字的人一定是个聋子。

小马就像个聋子。他一点也不吃惊道：

“想起那天晚上我给你送花当贺礼，平白无故的和你的人干了一架，我就一肚子鸟屎。”

萧子敬似乎又想笑，可是却叹气道：“你……你真没见过我？”

“你很有名吗？”小马奇怪道。

萧子敬道：“原来你不是江湖人，可是为……为什么有……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呢？”

小马道：“有尾巴的你都不能说它是猪对不？”

萧子敬已确定小马绝对不认识自己，要不然他绝对不敢语带讽刺地和自己说话。

听多了奉承阿谀的话，萧子敬发现小马说的虽然不怎么入耳，可是却显露了他的纯真本性。

“你……你很有意思，年纪轻……轻的为……为什么那么好赌呢？”

小马吓了一跳。

他瞪着眼道：“你……你怎么知道？”

萧子敬道：“不瞒你……你说，那天我派……派人跟踪了你。”

想到最近被人像苍蝇似的盯着，小马有点火道：“你还真无聊，连一个送礼的人都要派人跟踪，真怀疑你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

萧子敬不以为意道：

“这是江湖人的本……本性，小心驶得万年船……”

小马嗤声道：“有个鸟用，你若谨慎小心又怎会被人打落山崖？”

萧子敬心中一痛，突然沉默不语。

小马站起身道：

“你好好休息吧，我会去通知府上，说你大难不死。”

萧子敬连忙叫住小马道：“你……你别走，我不想你去通知他……他们……”

“为什么？”

萧子敬道：“因……因为我要查明一件事情……”

小马耸耸肩道：“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萧子敬想了一下道：“不要对任何人提……提起这……这件事……等我的伤好了再……再说。”

小马重新落坐，他不觉起了好奇之心道：

“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你不是有很多属下吗？他们呢？”

萧子敬望了一眼小马。

他从对方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再说他这条命都是人家救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更何况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小马去办，于是他便简略的叙述一下他遭到出卖遇伏的经过。

小马最痛恨的就是“吃里扒外”的行径。

他听完就忿声道：“干，像这种齷齪卑鄙的杂碎，人

人得而诛之！”

萧子敬仔细地观察，他发现小马虽然吊儿郎当，有点“散散”的味道，但不失性情中人，心中起了爱才之意。

想到自己若能有了他及林小楼二人在身旁，纵使姚东南已死，红鸾符仲山背叛反逆，展抱山庄依然可傲立江湖，他不觉心中暗吁一口大气。

江湖中这两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萧子敬中伏在狂沙坪，生死未卜。

二是洛阳王大举进犯展抱山庄，结果铩羽而归。

这两件事情带给江湖的震撼自是不小，大街小巷，酒楼茶馆，每个人所谈论的全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夜半时分，秋风瑟瑟。

在这座杂木林里秦关月等了一会，才见到一个身穿黑衣，宽大的罩袍从头罩到脚，连身材模样都看不出来的人由远而近。

黑衣人只在眼睛部位露出。

他的声音显然也经过一番特别的伪装，听来是如此的沙哑低沉。

“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萧子敬虽然失踪了两天，但没有人能证实他已经死掉。”

秦关月很不满意对方的回答。

她低沉声抗议道：“我们当初约定好，这是你该付我酬劳的时候，难道萧子敬一年不见踪迹，我也要一年后才能拿到酬劳吗？”

黑衣人道：“那倒不至于，只要三个月内没有他的消息，我就认为他已死了，到时你会得到我答应你的条件。”

“万一到时你反悔，我到哪里去找人？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黑衣人笑道：

“你担心什么？秦小无是你的人，他现在帮着展抱山庄击溃了来犯的洛阳王，成了展抱山庄的红人，将来若再与萧蔷成婚，整个展抱山庄还不成了你的囊中物？”

秦关月当然不可能和对方说林小楼和自己之间的心结。

她激声道：

“你到底是谁？”

黑衣人声：“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尽快找出萧子敬的下落，如果死了自是无话可说，若是他还活着，那你就必须等任务完成之后我才会付出酬劳。”

秦关月忿声道：“这件事我会去办的，不过阁下最好不要另有用心，我已经猜出来你是何人了。”

黑衣人微微一怔道：“你知道我是谁？”

秦关月道：“萧子敬一死谁得到最大的好处？符仲山，花钱买他命的人，除了他之外还会有谁？”

黑衣人哈哈笑道：

“秦关月，随你怎么去猜，我走了。”

秦关月望着对方的背影，她直觉的认为事情似乎并非自己所想。

这黑衣人如果不是红鹗符仲山那会是谁呢？

难道会是十二生肖之一？

不可能，十二生肖除了已死的虎牛二童外，狗童已让自己色诱亡命，剩下的九名，在这次洛阳王全力攻击下，又丧生五人，目前仅剩鼠、龙、羊、猴四人，而且全都受创在身，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了，又怎会在此出现？

难道说买萧子敬命的人并非展抱山庄的人？

如果不是对方又怎会开出将来划归在自己名下一处展抱山庄目前最大的矿场所有权？

秦关月迷糊了。

也发现到她做了一笔没有把握的买卖。

离开这座杂木林，秦关月又赶到不远处的一座土地庙。

土地庙里林小楼早已不耐烦地时而伫立，时而踱步。微笑着，秦关月来到林小楼的面前道：

“你来了多久？”

林小楼脸色不太好看道：

“找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秦关月依旧笑道：“看看你好不好，听说与洛阳王一战你非常卖命。”

林小楼道：

“既然你知道洛阳王随时都会进击展抱山庄，你就不该没事找我出来，萧子敬目前下落不明，庄里面已闹得鸡飞狗跳。”

秦关月沉下脸道：“小无，你在搞什么？难道你真以为自己是展抱山庄的一员？”

林小楼怔了一下，沉默不语。

秦关月似欲把对方看透道：

“你要弄清楚，你现在是作戏岂可当真？展抱山庄即使毁了也不关你屁事，你主要的目的就是杀了萧子敬。”

林小楼也有点火道：“现在萧子敬已生死未卜，那么我此刻就离开展抱山庄，也算有了交待。”

秦关月低叱道：“不行，萧子敬只是行踪不明，并不能说他已经死了，你还不能离开。”

“那么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难道洛阳王来犯，我能不闻不问启人疑窦？”

“我没那么说，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拼命，你有什么闪失我会很难过的。”

心中“哼”了一声，林小楼道：

“既然这场戏还要唱下去，我就得扮好我的角色。”

“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了萧蔷那个丫头，真想做展抱山庄的乘龙快婿吧！”

林小楼没有说话。

秦关月疑惑地望着他道：“小无，我们的计划只是要你真戏假做，你可不要假戏真做，若动了真感情是很难收场的。”

心中一跳，林小楼烦躁道：

“像我这样的人我会知道我怎么做的。”

秦关月顿了一下道：

“那就好，现在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帮我留意一下红鹭符仲山的动态，萧子敬如今不在，看看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为什么？”

想了一下，秦关月道：“本来是不该告诉你的，但事至如今，我怕我们都被人家耍了，也只好干冒大忌，我怀疑花钱买萧子敬命的人是他。”

林小楼狐疑道：“什么意思？这件事是你接的头，难道你也不知道谁要买萧子敬的命？”

秦关月点头道：“不错，买主每次和我碰头都是黑衣蒙面，我怀疑是他却无法证实，要你多注意点的用意是怕我们白忙活了一场最后落得一场空。”

林小楼思索了一会道：

“符仲山是萧子敬的拜把兄弟，他的忠心绝对可靠才对。”

“人心隔肚皮，没人甘心屈居人下，你只管照做就是。”

“如果不是他呢？”

“如果不是他，我就得好好想一想这整件事情，我不能去和一个影子打交道，对我们来说这太危险了。”

林小楼不得不埋怨道：

“这种案子你也会接？”

秦关月叹道：“重利的诱惑下是很难拒绝的。”

林小楼道：“可是我们却等于被人掐住了脖子。”

秦关月道：“所以我才想尽快想办法查出到底是谁。”

与林小楼分手后天已微亮。

秦关月直接来到城门口，没等多久她就看到小马挑着担子健步如飞准备进城。

她人影一闪，拦在路中央。

小马一看到她就急得把担子一放，人就冲了上来，仿佛怕对方又会突然消失一样，抓住对方的衣袖怪吼怪叫。

“大小姐，姑奶奶，你……你可出现了，我找你找得好苦，你……你可害惨了我……”

秦关月笑得如朝阳下的花朵，她歪着头道：

“我知道你在找我，我这不是出现了嘛？”

小马瘪着脸道：“你可得和你那帮朋友说，他们明天就逼着我还钱，要不然我就要被抓进大牢了哇！”

秦关月道：“你放心，我已经帮你把事情摆平了，不会有人找你了，你没瞧见原来一直跟踪你的人已不见了踪影？”

小马回头瞧了瞧，果然身后面一直阴魂不散的两名大汉已没了踪影。

他拍了拍胸口道：“谢天谢地，干，整天被人盯着，就像背后有根刺一样，不知道有多难过。”

秦关月道：“要谢就谢我。你还真会输呐，一场子‘十三张’比下来就输了两万两银子。”

小马搔着脑袋窘然道：“我是好久没碰那玩意了，难……难免有些生疏，更何况谁知道他们会玩得那么大，所以……所以……”

“所以我才会误信你，鬼才知道你赌技那么烂。”

小马更加不好意思，他呐声道：“你……你放心，这笔帐我会想办法还……还你的。”

秦关月道：“算了。”

“那怎么成？”小马急道：“钱是我输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损失。”

秦关月道：“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就替我做一件事情好了。”

“什么事情？你直管说，就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卸掉了心头重担，小马大有一死相报的豪情。

秦关月巧笑道：

“暂时我还想不到什么事需要你的帮忙，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好了。”

小马点头道：“那也好，这份情我放在心里。”

忽然想到那天的不告而别，小马接着道：“那天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呢？”

秦关月道：“临时想起来有事待办，见你赌得正开心所以就没告诉你，等我回来后你已经走了，二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我也是昨天才筹足还了人家，这才有脸来见你。”

小马感动得五体投地。

想想不觉把多日来的惊惶、恐惧全抛到脑后，不禁对方又多了几分感激。

看看天色，秦关月道：“你忙吧，有空我再来找你。”

她话说完人也走出好远。

等小马想起到现在连人家姓名也不知道，想要追问，

秦关月姣好的身影已消逝在城门口。

他挑起担子，连连怪自己粗心。心想，如果问明了对方姓名，等见到萧蔷也好解释一下。

想起萧蔷，小马也才发现自从那天以后这个人就再也没出现过。

她真的生气了吗？

这些天因为烦恼这笔债务的问题，小马根本没心思去想到她，现在问题解决了，他的脑海立刻浮现了萧蔷那一张美丽而令人窒息的脸庞。

而一种思念及渴望再见她的念头就开始盘旋不去。

“今天初几？”

“初九。”

小马等收了花市后就赶到农舍。

这两天萧子敬的伤势大有起色，而经过一番打听，小马却发现这个江湖上跺跺脚能让地皮为之一颤的人物，并没有外传的那样可怕和令人望而却步心生畏惧。

萧子敬依靠在床头，他沉思了一会，脸上露出希冀之色。

“你能不能帮我传话一个人？”

“什么人？”

“圣云寺的妙如法师。”

小马点点头：“没问题，要我传什么话？”

“请她转告我内人我在这里，我要见她。”

“尊夫人什么时候会去圣云寺？”

“明天，每月逢十她会去圣云寺上香。”

小马道：“你准备让尊夫人接你回展抱山庄？”

萧子敬道：“不，我想问问庄里的情形，另外我要趁机杀掉出卖我的人。”

“你现在这个样子连杀一只鸡都不可能，又如何能杀人呢？”

萧子敬微微一笑道：“杀人不一定要自己动手。”

小马没有再问。

萧子敬却道：“我这一条命是你捡回来的，将来我回到展抱山庄后你可愿跟着我？”

小马摇摇头道：“我不是个施恩望报的人，我明白多少人想跟在你身边而不得其门而入。不过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一天我混不下去了再去找你。”

萧子敬笑道：“好吧，我也看得出来你是匹野马，没人能驾驭得了你，今天我精神不错，能不能多陪我聊一聊？”

小马心中的压力已经没了，他亦爽声道：“聊什么呢！大庄主是个大人物，我根本就是市井小卒，我们好象没什么共同点。”

“聊你，聊我，就因为我们是两个阶层的人，聊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小马想了想道：“我很单纯，我从台湾来的。”

“台湾？难怪有时候说话腔调不同。”

简略地把自己身世说了一点，不过小马却没有把老爹给描述得详尽。

萧子敬听完后道：“想不到你是这样来到中原的，有

没有回台湾的打算？”

小马道：“也只是想而已，一方面路途遥远，二方面暂时走不开，所以还没那个打算。”

“你这一身功夫就是你说在荒岛上向一个老人学的？”

小马苦笑道：“是的，从来我就向往游侠江湖，浪迹天涯，想不到如今倒反成了一个花农。”

萧子敬若有所思道：“当一个花农也没有什么不好。”

小马不以为然道：“男儿志在四方。”

“话是不错。”萧子敬道，“然而就算成名江湖，闯出名号创出一番事业那又如何？像我，刀头舔血的日子混了大半辈子，可说是功成名就还不是落得树敌太多，被人出卖了自己还不知道。”

小马道：“那只能怪你‘招子’不够亮。”

想起亲如手足的红鹭符仲山居然会出卖自己，萧子敬就心如刀割。

他的确恨不得拿把刀把眼珠子给挖了出来。

第二天小马在农舍里见到了牡丹夫人。

他发现牡丹夫人看他的眼神很怪，也仿佛有点意外的样子。

因为牡丹夫人比他早到，所以他并不知道牡丹夫人与萧子敬都谈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萧子敬要如何去对付出卖他的兄弟——红鹭符仲山。

不过从牡丹夫人后来凝重的表情看来，他知道萧子敬一定有交待她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